

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BY
DAVID P. CALLEO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 袁胜育 王蕴秀

译

相兰欣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BY
DAVID P. CALLEO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 袁胜育 王蕴秀

译

相兰欣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的未来/(美)卡莱欧(Calleo, D. P.)著;冯绍雷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ISBN 7-208-04579-8

I. 欧... II. ①卡... ②冯... III. ①社会发展—远景—欧洲

②国际关系—预测—21世纪 IV. ①D75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82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等译

相兰欣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16,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579-8/D·790

定价 28.00 元

致 谢

像这样一本需要大量帮助的著作本身就是应该对各个方面表示谢忱之意的理由所在。首先,我要感谢世纪基金所提供的大量建议和热情支持。我还要感谢另外两个充满活力同时造诣很高的研究机构——巴黎政治研究院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以及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这两个机构使我能够在异地他乡重新思考。

我自己所在的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在过去的3年中对我的写作一直给予鼓励和支持。像往常一样,这本著作还在我的研究生中促成了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和批评家团体。我尤其应当感谢克里斯托芬·奇维
斯、安贾·达尔加—尼尔森、安德鲁·戴维斯、沃特·费拉拉、科尔·弗雷特、罗伯特·海尔曼、戴维斯·豪杰、爱森·伊尔泽茨基、马库斯·杰里托、托马斯·钦荣、理查德·柯爱、杰尼斯·拉兹达和亚历山大·拉克金。

若干位老朋友和同事在本书出版前曾作过批评性的但很是默契的阅读。我尤其要感谢福阿特·阿贾米、达那·阿林、查尔斯·德朗、爱瑞克·琼斯、托马斯·凯尼、安德瑞·里皮切、米切尔·曼德尔鲍姆、贾第斯·鲍勒斯、本杰明·罗兰特、罗伯特·斯卡戴尔斯基、米切尔·斯丢玛、斯蒂芬·蔡勃、杰能·沃尔克和相兰欣。

序 言

自美国开拓殖民地以来,新世界的历史总是与旧日的历史缠绕不清。从独立战争直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里,美国曾与联合王国作战,还差一点与法国海军有一场不宣之战,后来又与西班牙发生了冲突。此外,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把欧洲视为资本的来源和市场的所在。到 20 世纪,美国继续介入欧洲事务,大规模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总之,所有这些事件改造着美国,同时对于美国特性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多数时间里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即便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会被看作是对他们自己保持正常生活的一种干扰。在美国这样一个动态的社会,生存带来的问题就已够令人烦恼了。比如,自从当前为期十年的人口普查完成以来,美国的新闻媒体上充斥着由新的统计资料所揭示的人口变化,但很少留意甚至毫不关注全球的人口如何构成以及有关同样发生着变化的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状况,而本来这些信息是可资比较的。这种惟我独尊是典型的美国作风,并且这种作风经常给美国政治打上烙印。不过,无论美国公民具有何种偏好,武断地说他们对商业迅速全球化的认识未见提高也许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全球化在日常生活里都可以由贸易与金融格局的变化而感受到。

在西欧,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发生了二十多年的许多变化,甚至已经成为一般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动力正在被导向新的结局。军事上的竞争已经让位于超国家政治结构的方式,领土的争议已经被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一体化所取代。欧洲联盟是世界上的某种新事物——假定美国与欧洲那些民族将继续联结在一起,那么,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欧盟对每一个美国人都十分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纪基金的理事们非常高兴有机会重新与戴维·卡莱欧教授进行合作。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迪安·艾奇逊教授和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作为许多部关于对外政策与经济事务重要著作的作者——他的作品包括《美国的破产:联邦赤字如何导致国家贫困》、《超越美国霸权:西方联盟的未来》以及《重新思考德国问题:世界体系中的德国,1870年至今》,卡莱欧具有非同一般的资格去尝试解释欧洲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这对美国与欧洲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基金会与卡莱欧教授的合作包括对《超越美国霸权:西方联盟的未来》这部著作的赞助。此书于1987年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赏。保罗·肯尼迪在他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书评中说:“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位研究现代国际事务的学者认真阅读的书。”与此后很多关于国际事务的其他著作不同,卡莱欧的这部作品发表于前苏联的历史性演变初露端倪之前,因此很好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而且在现实政治层面上非常有助于理解未来美国政策走向的各种可能性。

同样,《欧洲的未来》一书向我们提供了当我们向前行进时所必需的信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与新欧洲的关系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在协调政

策方面有着较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维持紧张关系而不发生可怕的后果。就像在老朋友之间甚至在家庭成员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意见分歧成了这一对关系的最显著特点。很难想象,这种意见争论会激烈到足以构成根本决裂的程度。前途依然是未可知晓的。就像卡莱欧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欧洲一体化运动在其发展道路上发生怎样的波折,它依然具有巨大的动力。欧洲联盟在继续壮大、深化和扩展——它甚至将囊括前苏联曾经控制过的领土。在欧洲历史背景下,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惊人的重要性,但是这一事实却经常为水平低劣的美国观察家所忽视。在他们呆滞目光的观察之下,日复一日建设着单一市场和多国联盟的具体细节,几乎变成熟视无睹而又平淡乏味的另一出故事。本书可以在意蕴丰富的背景下,为对诸种事件进行定位提供帮助。

多年以来,戴维·卡莱欧提供了大量作品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当我们试图观察在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国政策将如何形成之时,他关于欧洲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请允许我以世纪基金的名义,感谢他的这部相当重要而且主题也相当艰深的著作。

理查德·C.列昂
世纪基金会主席
2001年6月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致谢·····	3
序言·····	4

第一章 新旧欧洲·····	1
---------------	---

第一部分 欧洲历史的前车之鉴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教训·····	20
第三章 欧洲国家和国家体系·····	38
第四章 从国家到民族国家·····	55
第五章 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	77

第二部分 冷战的遗产

第六章 三个战后体系:概述·····	100
第七章 两极的欧洲·····	128
第八章 邦联的欧洲:从罗马到马斯特里赫特·····	156
第九章 全球经济中的欧洲·····	177

第十章 冷战的新旧教训	201
-------------------	-----

第三部分 新 欧 洲

第十一章 苏联解体震荡后的欧洲: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与经货联盟	209
第十二章 全球化及其作为欧洲集团的依据	233
第十三章 未竟之业(一):宪制方案	280
第十四章 未竟之业(二):冷战后的安全	333
第十五章 未竟之业(三):泛欧洲体系的构建	374
第十六章 世界新秩序中的欧洲	393
后序 欧洲的未来与美国的反恐战争	416
译后记	429

第一章 新旧欧洲

欧洲曾以世界领先者的身份进入 20 世纪。世纪中叶它一度成为一片废墟并受人支配。到世纪末,它又重现繁荣和自由。回顾欧洲在上一世纪里所走过的历程,没有人能很自信地对新世纪欧洲的命运作出预测,因为有太多不可测的因素。欧洲的东边和南边是一些反复无常的邻居,包括庞大而虚弱的俄罗斯。在野蛮的战争中,巴尔干民族旧隙重生。安全仍然大大依赖于美国,而后者自己的目标却是不确定的和缺乏方向感的。繁荣的指靠是世界经济,而它正经历着对欧洲祸福难测的巨大变化的冲击。诚然,进入新世纪的欧洲古老民族结成了一个对未来寄予美好希望的联盟。但这个联盟现在正在货币一体化和领土扩张方面从事着大胆而冒险的试验。它的各种复杂的机构铺陈过宽,需要做根本的改革。与此同时,联盟伙伴中仍潜藏着传统的民族间的不和。面对这么多难以琢磨的不确定性,即便是最睿智的预见也不得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的想象和直觉,以及强烈的信念。

虽然如此,决定每天得做,政策必须推进。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分界线上,现在作出的决策将决定未来很长时期里事态发展的脉络。分析家因而必须试着对下一步的情况理出一个头绪。即便不能对未来作出一个可靠的预见,但至少他们希望

在走向由纷纭复杂的事件铸就的未来时更具有自觉性。这不仅意味着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更在于试图形成一种恰当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冷战后时代要发现这样一种框架意味着重新运用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的视野和目标转而适应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这种公众想象力的重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者、记者、艺术家连同政治家、官僚以及一般的政治活动分子的共同参与。这本书正是这种参与的一个尝试。它的标题——欧洲的未来——提出了它的立足点。

两极的困惑

35年前,在一本题为《欧洲的未来:总体选择》的书中,我进行过一次类似的尝试。书中提出,尽管西方对冷战时代欧洲的状况已经感到非常安心,但在已经发生的变化面前,它要比其他很多人所认为的要虚弱得多——在随后于1987年出版的《超越美国霸权》一书里,我再三强调了这一观点。¹即便迟至那个年代,大多数分析家和官员依然相信深刻的变化孕育着美好的未来。

苏联的突然收缩和出乎意料的崩溃摧毁了普遍存在的自满,但也促成了一些危险的错误概念的形成。冷战斗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带着相当偏狭的书生气来解释战后历史——它是一场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明显地向市场经济的迅速过渡,这场斗争已经结束了。正如一篇著名的文章所宣称的:它因而是“历史的终结”。²它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耸人听闻的有名警句意味着他毫无疑问地作出了一个过于精确的判断。战后那种以冷战所确定的两极范式来考量历

史的观念毫无疑问地变得陈旧了。确实,很久以来那种观点就已经不合时宜了。

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展并非安然地囿于两极范式。随着一些欧洲帝国的消失,亚洲巨人——印度和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多少是从西方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穆斯林世界走上了它那痛苦的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内部变化并因而大大增强了它在经济上的分量及其政治稳定。日本在亚洲遵循着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并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较小的亚洲国家起而追随。到1989年,所有这些变化加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经济实力的重大的重新布局。同时,技术的进步无情地将世界的各个部分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一个合作与冲突、得与失交相混杂的结果。这些贯穿于整个冷战时代的变化,在冷战结束后自然继续发生着。两极的退隐使得它们的重要性愈益显得突出。

历史的再现:回归未来

为了把握展现在面前的新时代,学者和决策者们尝试各种新的范式去构建、规范和证明他们或新或旧的观念和规划。给未来寻求一种新的指导势必激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过去。在某些方面,冷战后的新欧洲并非全然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欧洲。那时的欧洲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的力量中心以及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动荡不宁的平衡构成的一种多元的、相互依存的格局。因此,僵硬的、相互隔绝的两极阵营的解体与其说是传统的欧洲历史的终结,毋宁说是经过冷战冬眠后的复苏。

欧洲重新回到它正常的历史轨道并非是一种完全令人放心

的情景。在那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里,欧洲几乎没有享受过哪怕是一个世纪的安宁。20 世纪上半期,它经历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苏维埃革命,法西斯和纳粹统治,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即便是按照正常的欧洲标准都算得上是罕见的暴力阶段——惊人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使是在 20 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相对稳定,那也似乎是因为欧洲国家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被超级大国剥夺所致。

战后欧洲:持续繁荣?

至少在西方,战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的降格博得了足够的慰藉。得益于大西洋联盟,西欧国家享有了可靠的保护,这不仅是对苏联而言,还在于它们彼此之间。而且,充分利用美国治下的全球和平,西欧集体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及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³ 繁荣导致了非比寻常的内部稳定和满足。西欧国家政府还在发展民主福利国家方面成为开拓者,并且,通过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极为成功的解决国家间分歧和制定国家政策的地区机制。因此,如果 20 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历史展现的是一种常见的好斗再加上自相毁灭的景象的话,那么,这个世纪的下半期则是一个不断偏离这段历史的过程。问题是这种偏离的过程在冷战统治结束后是否能持续下去。

历史上,欧洲国家曾经享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的进步和繁荣。一种相对安宁的均势体系从拿破仑战败的 1815 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直至一场民族主义革命的爆发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欧洲战争,最后以 1870 年的普法战争终了。在那以后,尽管有 1870—1896 年的大萧条、布尔战争、俄日战争以及几次巴尔干冲突,但欧洲总体上还是享有了一个和平和繁荣的间

隙,直到陷入 1914 年发生并于 1939 年再度开始的血雨腥风。是否冷战时代的长久和平应该仅仅被视为另一次短暂的插曲?或者说是否真的发生了某种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想象欧洲现在能够逃脱非和即战的历史宿命?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对欧洲的冷战统治并没有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美国人的保护地已成为欧洲环境的一个永久特征。美国人的保护地还正延伸到欧洲许多前苏联控制的地域。只要保护地的特征能保持不被损害,那么赖以成长起来的稳定和繁荣也就可以说能保持不被损害。但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这种关于欧洲前景的展望看来是不现实的。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欧和美国的军事联盟可能会很好地得以维持,但是,美国人已相对地更为关注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管理其他民族的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新的大欧洲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内政式的、错综复杂的特征,使得一个外部力量处理起来时显得更加困难和更不适当。尤其是,随着亚洲巨人们的迅速崛起,美国可能需要对其军事承诺做出更多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要求欧洲更多地“分担责任”。毕竟,美国 and 欧洲不仅是盟友,也是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缺乏一种明确的共同威胁的情况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它们自身都可能对继续保持美国对战后欧洲的军事霸权滋生出一种不安。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将在其中更多地依赖其自身的实力、机构和平衡。

今天的欧洲,看起来当然与 1914 年或 1939 年的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所有主要的西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在那些有着密切联系的民主社会之间,战争看来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冲突的形式及所可能导致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民主比它们表

面上所看到的要脆弱得多。暴力的习性在蔓延。冲突会失去控制,尤其是长期的关系恶化,一些事故会升级或被操纵而导致战争行为。目前困难的经济现状,加之在许多欧洲国家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的不平静涌动,意味着这个大陆上的和平与稳定并非是自然天成的产物,也从来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幸运的是,西欧国家利用那段长长的冷战间隙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有可能成为正在退隐的美国霸权的替代物。战后欧洲联盟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美国的支持和法德特殊关系。在欧洲共同体羽翼未丰的早期岁月,美国的鼎力支持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外交占主流的是把美国在战后统揽一切的控制权视为一个过渡,而寄希望于一个更加紧密联合的欧洲和一个更加平等的跨大西洋联盟。这样一个欧洲对支撑美国所希望建立的全球自由经济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伙伴。因此,美国的政策是不仅在理论上赞成欧洲走向联合,而且在行动上也从来没有转向坚决反对的立场。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逐渐萌生了围绕法德伙伴关系建立一个泛欧洲联邦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新出现的伙伴关系是早期各种机构得以建立的主要政治推动力,这些机构——主要是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和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启了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1963年,康拉德·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签署了一个条约,从而使得法德伙伴关系有了一个正式的制度性框架。在那以后,它发展到外交和军事合作领域并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在总体上的某种领路者。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德伙伴关系已经成熟,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许多领域——商品和货币联盟、外交合作乃至联合军事力量——看来都已做好了加速发展的准备。

欧洲面对的挑战

始于 1989 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对西欧的一体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消失,不仅使得未来美国的作用显得捉摸不定,也使得欧洲突然重新面对许多传统的导致不和的问题。与其邻居们相比,统一的德国重新显得庞大无比,其内部事务也更难处理。欧洲古老的德国症结呈死灰复燃之势。俄罗斯的混乱状态和前中东欧国家的动荡不宁,使得德国感到它自己不可抗拒地被推向欧洲的中心位置。许多分析家趋于认为欧洲联盟只不过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特殊产物。幸运的是,战后欧洲对于联合的热衷有着深刻的根源,冷战的严酷现实有利于战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其真正的启示来源于冷战爆发前半个世纪里欧洲自相残杀的经历。让法国和德国致力于一项巨大的合作计划看来是抑制德国势力的最佳途径。但是,在冷战方兴未艾之时,这些长远的一体化政治目标更多地是一种远虑而非近忧。当这个国家处于被分割和被占领的状态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迫切的需要去抑制它。一体化的另一长远目标是防止欧洲被外来势力所控制。在苏联军队留驻在德国中部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西欧国家希望美国撤出。直到冷战体系趋于破碎,欧洲联盟长远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才产生了紧迫性。随着德国的统一、苏联的消失以及 2/3 美国军队的撤出,德国问题的复活开始显示出可能。欧洲联盟最终面对着它所设想的那种挑战。

对此,主要是通过日益宏大的联盟计划,欧洲国家作出了看来颇具力度的反应。在 1991 年 12 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西欧国家政府承诺进一步推进在商品、货币、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一体化。通过将欧洲联盟扩展到中东欧国家的再造计划和“深

化”一体化进程,西欧联盟将成为泛欧洲联盟。

然而,迅速展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很快就使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确定的目标面临挑战。经济上严重的衰退使得欧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似乎更为岌岌可危。失业率达到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最高峰,并丝毫没有能迅速得到改善的迹象。德国政府为民族统一所支付的昂贵费用加剧了欧洲经济的萧条。同时,1991 年爆发的南斯拉夫危机则是对欧洲在外交和军事上合作的抱负的一个嘲弄,在好几个国家里,包括法国,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普遍反对变得十分严重。欧洲联合的理念第一次经受着失去普遍拥护的危险。⁴但尽管有 90 年代早期令人沮丧的经历,欧洲国家依然凭借着走向联合的万丈雄心勇往直前。希望开始变成现实,最显著的是欧洲货币联盟于 1999 年如期实现,到 90 年代末,即便是外交和军事合作这些长远的计划看来都做好了付诸实施的准备。

从一个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比较一下欧洲在 1900 年以后所经历的长达几十年的残酷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专制和萧条,欧洲古老的民族国家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良好状态作别 20 世纪的。不管它们的政治经济经受着什么样的困扰,但依然在繁荣、自由和安全上取得了成功。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复杂的欧洲联盟的建立象征着它们在走向解决主权独立和相互依存这一古老矛盾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作为比邻而居的国家,它们在保持民族认同和自决的同时,又通过联盟来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它们自身的效率。它们的联盟就如同某种复活了的神圣罗马帝国——就这位先驱者来看,它几乎毫无神圣可言,也几乎与罗马毫不相干,还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帝国。确切地说,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共存体,具有哥特式的权力结构,世袭的君主体制。但是,尽管有如此凌乱不堪的多样性,它仍旧国